

# 品读古诗迎元旦

■ 董宁

时针指向2024年,品读诗人喜迎新年的经典诗篇和心怀,自是一番心境和气象。

“一樽岁酒拜庭除,稚子牵衣慰屏居。奉母犹欣餐有肉,占年更喜梦维鱼。钩帘欲连新巢燕,涤砚还疏旧着书。旋了比邻鸡黍局,并无尘事到吾庐。”钱谦益的《丁卯元旦》,笔触恬适,新年喜乐,对新生活充满无限向往和期待。“钩帘欲连新巢燕”,一句清新自然的诗句,打开了新年的门楣和清爽,读来颇是闲适和悦心。

陆游《已酉元旦》:“夜雨解残雪,朝阳开积阴,桃符呵笔写,椒酒过花斜。”这首经典古诗,赞美了自然的晴美与恬淡,描写了在一片美好中,把酒写春联、辞旧迎新的节日氛围和快乐。诗句细腻生动,寥寥几句便展现了一幅美的画图。

“昨夜斗牛北,今朝岁起东。我年已强壮,无禄尚忧农。桑野犹耕父,荷锄随牧

童。田家占气候,共说此年丰。”孟浩然《回家元日》,抒写了诗人回家劳作的欢乐与和美,表达了诗人远离官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心怀。一首《回家元日》诗,饱含深情地道出了诗人孟浩然豁达的人生观,新年里细细领悟,颇受启迪和获益。

宋伯仁的《岁旦》云:“居间无贺客,早起只如常。桃版随人换,梅花隔岁香。春风回笑语,云气卜丰穰。柏酒何劳劝,心平寿自长。”最爱这首《岁旦》诗,它会让人在新年里悠闲自在,又知足常乐,读着读着便沉醉其中。诗人还告诉我们,春天来了,只要快乐达观,常怀一颗平常心,沉静地去面对生活,定会健康安逸。

“邻墙旋打娱宾酒,稚子齐歌乐岁诗。老去又逢新岁月,春来更有好花枝。晚风何处江楼笛,吹到东溟月上时。”陈献章的《元旦试笔》,是一幅欢庆佳节的乐岁

图。新年到了,邻家畅饮,幼子欢歌,美丽的春天即将新枝初绽,晚风中从远处传来清亮的笛声,好一个如画的光景。

“玉座临新岁,朝盈万国。火连双阙晓,仗列五门春。瑞雪销鸳瓦,祥光在日轮。天颜不敢视,称贺拜空频。”厉元的这首《元旦观潮》,读来像是一幅盛大典雅的贺年图;“戴星先捧祝尧觞,镜里堪惊两鬓霜。好是灯前偷失笑,屠苏应不得先尝。”成文翰的《元旦》,展现了新年里老幼同乐的场面;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北宋王安石的名篇《元日》,更是详细地描写了过年的热闹场景。这样以新年为题材的古诗还有很多,每每品读,都感受颇深,并给心灵极大的愉悦和启迪。

元旦到了,去读古诗,眼前是一片清新和明亮。

## 古人经典读书法

■ 卜庆萍

读书,可以明理、明智和明心。古代诸多名家学者都有自己的读书之法。

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读书要做到“五要”:一要天天读。蒲松龄自己订了一个本子,每天清晨起床后,就在本子上标上一天要读什么书,写什么文章。如果日期下面出现了空白,他就会愧疚万分;二要夜夜读。蒲松龄白天要忙于生计,夜里经常是一卷书、一盏灯,埋头苦读到深夜;三要老年读。蒲松龄晚年,发白、耳聋、齿脱,但眼睛尚好,遂经常翻书阅读。蒲松龄在诗中写道:“仅目一官能尽职,翻书幸足开心情。”他的《寂坐》诗中写道:“平生喜摊书,垂老如昔狂。日中就南牖,日斜随西窗”;四要抄书读。蒲松龄在毕家教书三十年不愿离去,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毕家书多,可供他抄读;五要分类读。蒲松龄把书分成精读、泛读两类,有区别地读。有的书了解大意,有的要反复诵读,不断玩味,读通为止。他在诗中写道:“读书析疑如滤水,务使滓尽清澈底。”

朱熹读书则以“体会、循序、精思”为法。关于体会,朱熹说:“为学读书,须是耐烦细心去体会,切不可粗心。去尽皮,方见肉;去尽肉,方见骨;去尽骨,方见髓。”关于循序,朱熹说:“以二书言之,则先《论》而后《孟》,通一书而后及一书;以一书言之,则其篇章之句,首尾次第,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。”关于精思,朱熹说:“大抵观书须先熟读,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。继以精思,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,然后可以得尔。”

韩愈读书“提要钩玄”,旨在抓要点,明主旨,以便直探本原,提取精粹内容。韩愈勤于读书,注重方法,他在《进学解》中说:“记者为提其要,纂言者必钩其玄。”

陶渊明确读书,抓住重点,去繁就简和独立思考。明代状元杨慎说:“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,是不为两汉以来经书中的繁琐考证所左右,而是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。”

苏轼读书讲求“八面受敌”。这里的“八面”,是指书中各个方面内容,形象地分为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八方,然后各个击破。苏轼在《又答王庠书》中说:“少年为学者,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。书富如海,百货皆有,人之精力,不能兼收尽取。故愿学者,每次作一意求之。”苏轼把好书比作知识的海洋,内容十分丰富。每读一本好书,每次只带一个目标去读,需要读好几遍,日久天长,必有所获。

郑板桥读书“求精求当”。“求精”即读书要有选择,选好书,读精品;“求当”就是恰到好处,适合自己的水平和需要。郑板桥曾说:“求精不求多,非不多也,唯精乃能运多。”“当则粗者皆精,不当则精者皆粗。”事实上,郑板桥并不反对博览群书,只是强调多读必须以精读为基础。

明代学者张溥,读书分为三步:第一步,每次读新篇,都工工整整抄在纸上,一边抄一边在心里默读;第二步,抄完后高声朗读一遍;第三步,朗读后将抄写的文章投入火炉烧掉。烧完之后,再重新抄写,再朗读,再烧掉。这样反复七八次,直至彻底理解,背熟为止。



## 读春且从水着墨

——读苏天真散文集《阅读春天》

■ 张弯

“读山水,春是绕不开的一卷。打开册页,远远地,看小雨如酥,草始生,柳丝泛绿。”在开篇文章《阅读春天》第一自然段,“山水”“小雨”便串联起整个段落。水,在有意无意间,已将这本二十万字的散文集,作了一个提挈,作了一个引领,为读者洒开各色水韵。接下来几个自然段,“水”接着漫延:“薄雾蒙蒙的涧水中,野鸭嬉戏。”“瞧,那水村山郭梨白桃红,面旋落花风荡漾。”“河上有舟,淡墨袅袅,无人舟自横。”“春水初生,农人去踩田。”……阅读春天,恰如作者所言:“仿若一张大宣,让我们重新回到那田野广袤、细雨霏霏、春江水暖的镜像中。”

是啊,最是春水能醉人。但作者并未单纯停留在春水意象的渲染层面,而是春光作笔,水色作墨,将大自然里的水、生活中的水、时代进程中的水,逐一勾勒,描绘出一条条或宁静、或灵动、或曲折迂回、或低吟浅唱的小溪流,让我们为自然感叹,

为岁月沉思。藉此,就有了包公园里如灵魂一样高蹈、洁净的《清荷写意》;有了从庐江矾矿和黄陂湖湿地等景观着墨的《那片山水是我家》;有了踏足泾县、借历史典故与古诗词抒发情怀的《桃花潭行》。在开栏“阅读春天”中,即便是《竹韵悠悠》《乌石村记》等篇章,标题似乎不沾水色,但内里文字多有水的刻画,水的湿润,水的流淌。

世间最柔软者莫过于水,最细腻者莫过于水,最深情者亦莫过于水。第二章“乡湖之恋”中,作者还是以水为主线,写下心中饱满且灼热的情感:“乡湖是故乡的血脉,它滋润着古老的乡土,流淌着千年的沧桑。”在《乡湖之恋》里,作者笔下的黄陂湖、缺口村离我家很近,地理方位在我脑海里比较清晰,即便今天我打工在城市,按照国家土地承包政策,我家在黄陂湖还有小小的股份。由此不难想象,作者所描写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黄陂湖里砍芦苇的画面,瞬间让我眼

变潮,心怦动。

回到“乡湖之恋”一栏里,《河更新》《看湖》等文,延续着各种载体、不同形态下的水,它们或“在水一方”,或“自取一瓢”,或“深水静流”,呈现出生活里的各类场景。其后的“失曹河下”栏目,水的涟漪继续微漾。而此处,已为历史长河里的水,民间传说中的水,融进家乡村庄阴晴冷暖的水,折射家乡几代人艰难与荣光的水。于是,“时间在塘口下端的田野醒来,时节像一条鞭子,在光影中接力而行。”(《塘口的故事》);“此刻我站在水码头旁,清澈的湖水倒映着蓝天和鸥鸟,还有芦苇和水柳,微风吹皱我水中的影子和面容,伴着辽阔的寂静。”(《水码头》)。

这样以水开篇或贯穿的文字,一直延伸到这本著作的结尾,如《雪中情》《行走地缘》《你从湖里来》《禹物志》等等。我细读《阅读春天》这本书已是立冬时节,清澈、真诚的文字里,一种浅浅的温暖汩汩溢出……